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辞及获奖感言

丰收《西长城》

授奖辞:丰收的《西长城》全景式展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0年的风雨历程。布局开合有致,人物鲜活生动,行文刚健阔朗,敞开了兵团历史酷烈与坚韧、牺牲与奉献的厚重内涵,是献给兵团人的英雄壮歌。

获奖感言:我是新疆人,对这片古称西域、今谓新疆的大地情有独钟。古往今来,商贾行旅,走西口的汉子婆姨,哪一个开口不是一部人世传奇?如一粒粒随风而去或是借风而动的种子,上承霜气,下接地气,就那么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了,就那么“湖南庄子”“河南庄子”“六户地”“十户滩”地繁衍蓬勃了。博大的西部孕育、培植了西部人生的博大,我对这个真实动感的世界充满了探究的欲望。

童年带着梦幻的种子只要落地生根,就会根根蔓延、抽枝散叶、开花结果。1998年,我去帕米尔高原,已是农历五月了,却还是皑皑雪野,天际连着地平线,似乎又回到了亘古,没有生命甚至没有动感,只有慕士塔格峰银色雪冠泛着冷光。视野里有了一个黑点,渐渐变大。及近,看清是一头牦牛,她肯定是牛妈妈了,她的身后紧跟着一个小牛。又细看,路边的沟沿,融雪处已有了线线浅绿。就在这暮色沉没的雪野天地间,母子俩沿一线浅绿奔波生命。后来,有报刊约我写创作谈,这母子俩就从遥远的帕米尔,从冰天雪地跃然于我的眼前。我以《高原独行的牦牛》表达了那暮色苍茫里牦牛母子带给我的生命感悟,表达对生命的敬重。尊重生命,写出爱,写出人的尊严,是文学自觉的良知。



许晨《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

授奖辞: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抒发着探索未知世界的豪情壮志。作者亲身参加了创造载人深潜世界纪录的航程,以个人视角和客观记述交替的独特方式,讲述了扣人心弦的时代故事。

获奖感言:从开始动笔写作这个题材开始,整整4个年头,我迫随着中国人的国宝——“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游历了大半个中国。那是2012年的7月,热爱海洋的我来到美丽的青岛创作。这里浓郁的海滨风情、深厚的海洋文化深深吸引了我,特别是成功探海7000米、凯旋归来的“蛟龙”号停泊在青岛市奥帆中心码头,整个城市如同过节一样。我深知“蛟龙”号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意义。自此下定决心要真实生动反映其中的来龙去脉,讴歌为其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科学家、试航员们。2014年6月,我登上“向阳红09”科学考察船,前往太平洋海域参加“蛟龙”号的科考工作。历时近两个月,经历了台风大浪的考验,但也使我真正品尝到了“蛟龙”团队的酸甜苦辣,取得了大量第一手鲜活丰富的素材。作品完成了,而我的心还沉浸在那火热的“蛟龙”生活之中,时刻被其中的人物和事迹感动着,心潮如同大海的波涛一样跌宕起伏……

生活就是一个海洋,越往深处畅游、挖掘,越可能发现“宝贝”。获奖对我来说,既是荣誉又是加油站,我将不负众望,继续深入到生活海洋里,争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我国的海洋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事业竭尽绵薄。



徐刚《大森林》

授奖辞:徐刚的《大森林》具有雄浑的史诗品格,融汇多学科知识,指点江山,纵横捭阖,梳理、描绘了中华民族与森林相生相依的历史与传统,有力地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

获奖感言:写作之于我,先是一种兴趣、爱好,自然文学的探求使我渐渐地感到有一种国家、民族和土地的使命在。30年来我在山水之间跋涉、与农人对话,隐约感到如同中国最早的诗没有作者名字一样,有多少词语是由大地涌现,然后借作者之口说出成为“向着天空开放的花朵”(海德格尔语)。有很多时间我是倾听:倾听种树者说,倾听治沙者说,倾听胡杨林中拾柴人说,倾听带着泥土芳香的各种方言,其中有快乐,有郁闷……还有的时候我独自徘徊欣赏着那些独特的风景,如祈连山冰川雪线与腾格里沙漠的对峙,如塔里木河胡杨林中那棵枯死后千年不倒的胡杨树,还有“魔鬼城”拔地而起的雅丹地貌……荒凉和寂寞的启发是只有在荒凉和寂寞之地才会发生,那些戈壁滩上大大小小的石头是谁摆放的呢?为什么这样摆放?石头间的一根野草开着一朵无名的野花,它从来不曾想过会得到赞美,我自开放、我自凋零,我自凋零,在那人迹罕至之处,使命使然也。如此这般,草木使我有了一种的感觉,因而我又幸运地感受着大地深处的涌动、词语的涌现,然后我会藏之于心灵、浸润在我对大地母亲的热爱中,我的笔端总是带着这样的爱流淌在稿笺上。感谢我踏访过的山林江河大漠农人,没有这一切,哪有《大森林》?



纪红军《乡村国是》

授奖辞:纪红军的《乡村国是》从遍及十多个省市区,202个村庄的深入行走中,获得总体性视野和生动具体的经验,充分表现了精准扶贫战略的历史性成就和千百万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与追求。

获奖感言:近三年在深度贫困地区行走,我有无尽的感动与感叹,特别是贫困群众自然流露的感激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贫困山区确实难,难于生活,难于扶贫,难于脱贫。但再难,都挺了过来,都攻克克难了,都已经成为过去时了,或者已经渐渐成为过去时。看着浩浩荡荡的脱贫队伍,我看到了喜悦与温暖,更看到了一种豪迈与自信。

除了想尽快反映老百姓的心声,我还急切地想把自己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倾诉给亲爱的读者,这是我的心愿。然而,面对如此壮阔的场景,如此重大而沉重的命题,我也曾有过矛盾、纠结,但最终,我鼓起勇气把这个作品写了下来,紧紧围绕着贫困乡村,围绕着贫困乡村的人和事,围绕着人心和人性,围绕着精神和灵魂。在创作过程中,我把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真实地记录下来。真实、真诚,还有心灵的表达以及反思,足矣。这次获奖,只是鼓励与鞭策,做一个忠实的默默无闻的行走者、记录者、思考者、报告者,做人民心声的传递者,这一点,在我心中从未动摇过。



诗歌奖

汤养宗《去人间》

授奖辞:汤养宗持续探索写作的难度,在《去人间》中,对精神的持续砥砺,对生活的智性勘问,对事物隐秘结构打开方式的综合运用,对字词的反复掂量,都证明他的诗歌在修辞技艺、精神内质上的不断更新。

获奖感言:学习诗歌写作40年,终于相信,诗歌是我这辈子可靠的依靠。一个诗人,他在文字中自己培养起来的敬畏与贵难,叙述中的苍凉与孤单,征服化解文字的技术难度,还有他要通过文字传达出来的独立气度,都是值得与这个世界较真的。这种较真,让他感到从艰苦卓绝中争夺来的一切都是真正不可侵犯的。他用心喂大了这一切,这一切又反过来偷偷养大了他生命里的尊严。

一代又一代的诗人秉持着自己的写作品性,积攒自己的写作意识与技艺,与光阴为敌,铁心认定自己的要与不要,反复比较着写作取舍上的确认与维护。这当中所经历的都是寂寞的功课,他在冰凉的技艺中用掉的都是他内心无法与人证实的炉火。对于诗歌写作,也相当于一场苦恋,你总是拿自己的自以为是,当作天大的事,永怀痴梦,又心有不甘。而你也是幸运的,你成了少数几个得知这场秘密苦乐的人。想一想,我们所从事的写作是多么的难以信任,但又是它缓解了一切的痛。如果没有这场痴迷,我们又向谁要到这种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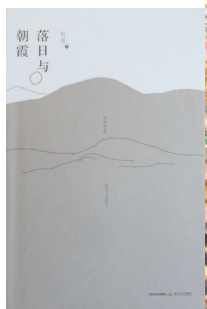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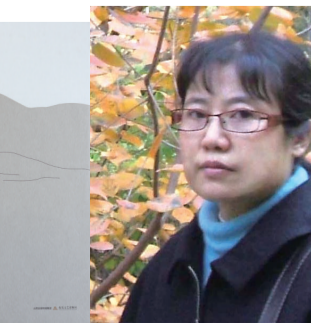
我们幸好有了这个癖好,它使我们活得了方向,懂得了什么叫可能。我有一句话叫作:诗歌给了我这辈子一事无成的快乐。这是真的。



杜涯《落日与朝霞》

授奖辞:杜涯的《落日与朝霞》,探索心灵与自然、生命与万物之间的微妙关联所构成的广袤的“生活的银河系”。她的诗风既有落日的沉郁,也焕发着朝霞的希望;既有低头垂泪的困顿,也有深深的虔诚与感恩。

获奖感言:30多年来,我从诗歌里获得了许多:诗歌教我愈来愈纯正、善良、宽容、向上,在我心情低沉时给我温暖和力量,在我生命灰暗时让我看到光明和希望,并且借助诗歌的翅膀,我一次次地从现实生活的挣扎、黯淡、从有限的存在中脱出、飞离,抵达了梦想。诗歌必须是纯正、向上的,必须是高贵、高尚的,这乃是诗歌的本原、最初的本质的所规定、所要求的。事实上,我相信诗歌并非自有人类而诞生,自宇宙诞生之



时,诗歌,或者说“诗性之光”,就已经在宇宙中存在着。宇宙诞生之时,星云际会,物质相逢、相拥、碰撞,千亿的恒星相继诞生,假如当时有一个人能够放眼望去,会看到宇宙中自近至远都充盈着年轻、光明、希望,充盈着美和善,充盈着一种纯正、向上的力量,总之,充盈着一种“诗性之光”。

在我们人类中,一个不写诗的普通人也许会认为:诗歌,或者说“诗性之光”,和他没有什么联系。其实非也。一个普通人,当他抬头看到树上的繁花盛开时,当他看到繁茂的枝叶在风中摇曳时,他可能都会在心中感到一种温柔或柔软,他心中会生起纯洁、明净的情感,甚至会在心中闪过一道含着希望、梦想的光亮,这道光亮,其实就是“诗性之光”。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是在他毫不察觉时,“诗性之光”就在一次次地安慰着他、提升着他、照亮着他。

胡弦《沙漏》

授奖辞:胡弦的《沙漏》具有疼痛和悲悯的气质。他善于在词与句的联系中发现精妙的诗意,深邃的经验融入和对现实、历史、时间的复杂省思,使文本富于理趣,触摸到世界的深处。

获奖感言:生活的秘密总是无穷无尽,并会自然而然地被转换成情感秘密,旋律一样穿过诗行,使得眼前的风俗画面成为富有魔力的心灵回声,并赐予我们一种拯救般的抒情语调。由此,一个人写诗,可能既非在深刻思考,也非对语言的警觉与感知,而是一种古老的爱恋。爱,使他在质朴的声音中,寻找那种历久弥新的知觉,从而给所爱之物以别样的观照。我们曾是饶舌的人,但一切都变得更强烈了,说了很多以后,终于发现了自己沉默的属性。众多的修辞,竟不如鸟儿那呱的一声来得有力。我还听不懂鸟鸣之间的情感差异,甚至听不懂穿过树林的风声。生活有种严厉的幽默,类似作者的孤独。树林看上去平淡无奇,但诗人愿意做个亲密的知情者。是的,即便你写下了整个树林,可能仍没有一棵树愿意真正出现在你的诗行中。诗,只能在精神领域深处寻求那异样的东西。当诗人直面其所处的时代和精神,挖掘并整理它们,他会意识到,这事儿,的确不能交给其他人来处理。

因此,沙漏的意思是,我们渴望留存的,可能是首先要被漏掉的。它像细沙一样通过时间的窄门,漏到了另一个地方,仿佛那里是时间之外的某个地方,它停在那里,等候回来,等候重新对生活进行更有价值的介入。这也正是诗歌存在的理由。



陈先发《九章》

授奖辞:陈先发的诗集《九章》具有结构上的整体性,在浓郁的现代感中融和了格物致知的古典眼光,将对山水、人物、社会、世情的细腻体悟,一次次凝聚为诗性的光芒,带给读者思辨之力、遨游之感。

获奖感言:对我来说,写作既是在不断地唤醒自己,也是在触碰无穷的他人之心。人心是很容易昏睡过去的,在醒着的时候会睡过去,在毫不知中会睡过去,在生存的各种妥协与各种惯性中会睡过去,在荣誉的获取中会睡过去,所以需要不断地唤醒自己,需要对这一切保持足够的警觉与省察。

无论是在相对隔绝的农耕时代,还是在信息过度堆积的今天,无论是哪一种体裁的写作,保持一颗游于万物的心真正地醒着,都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忠实真诚的写作勇气才会到来,敏锐机警的语言触角才会张开。

一颗葆有良知的、在语言实践中永远醒着的心,是万古长新的。



张执浩《高原上的野花》

授奖辞:张执浩的诗歌写作遵袭着中国诗歌有感而发的古老传统,在日常性中探寻人性乃至神性。他的《高原上的野花》,写作的姿态和向度诚恳、肃穆、别开生面,风格朴素、简洁、自然而然而。

获奖感言:一个诗歌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对自己的音色、音域具有把握能力的人,只有具备了这种自觉,他才不会人云亦云,才有望在嘈杂的人间发出属于自我的独特的声腔。而所谓的辨识度,首先就源于写作者的这种自我认知度。于我而言,几乎每一首相对成功的诗作,都是反复训练的结果,只有在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语调之后,我的写作才能继续下去。

在我看来,一首好诗应该发出召唤之音。这声音也许高亢,也许低沉,也许清丽或者沙哑,但它必须能够释放人之为人的天性,以及我们在人世中反复挣扎的活力、渴望和热情。因此,我一直力图把自己写作的着力点,放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司空见惯的人与物身上,在一次次聚焦他们的过程中,获得最贴近我们生活真相的现世图景。如果我真的能够像西班牙诗人阿莱桑德雷一样“内心怀着团结人类的渴求”,那么,我就觉得我至少不再是一个孤单的个体,而是一个能够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坦然呈现给这个世界的人,而我发出的声音也将源自一具真实的血肉之躯,真诚、勇敢,带着我天然的胎记,迎来明心见性的那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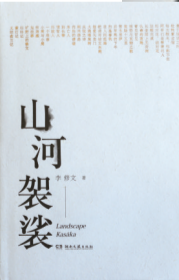
散文杂文奖

李修文《山河袈裟》

授奖辞:在《山河袈裟》中,李修文和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在一起,写出他们的跋涉、困顿、高华与庄严,发现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这样的写作,满怀感动与赞美,有力地证明了“人民”的伦理、美学和情感意义。

获奖感言:许多时候,一本书的写作就像一段漫长的旅行,关于《山河袈裟》的行程已经戛然而止,但是,新的终点,一如这世上新的劳作,已经影影绰绰在前方显现了出来,“要改变我们的语言,首先改变我们的生活”,我相信,在最大程度将自己从一个“文人”还原为一个“人”之后,另有一些字词,另外一场命运,已经有如群山般矗立在人世劳苦与劳作之甜中,它们在等待着我的匍匐和靠近。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决心继续安居于困顿之中,这困顿并非纯粹的哭声,而是莽荡河山里举目皆是的、每一个人都无法摆脱的左右为难;继续做一个拾荒人,低下身躯,将锄头伸进土地,伸进泥泞,伸进人迹罕至之处,直到最终找到那些金光闪闪的东西;继续作为一株草芥存立于世,惟其如此,你才真正知道一株草芥的体面和尊严究竟生长在哪里,一个微小的个人究竟如何才能成为他自己,而不仅仅是众生的一员。是的,一如既往,那闪电一般的句子,应该像剑悬在头顶,像灯笼提在手中:“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宁肯《北京:城与年》

授奖辞:宁肯的《北京:城与年》以平实精准的语言抵达北京城市经验的幽深处,回溯被时间之流打磨的器物、建筑乃至世道人心,在丰厚蕴藉的文化景观中刻写一座城的精神魂魄,凸显了变动中的恒常和坚守。

获奖感言:我早年受朦胧诗影响写诗,书中有所表现。后来写散文,同样受到诗的影响,比如意象、意象的叠加、蒙太奇之类。1986年我从西藏回来,写下了第一批这类的散文,如《天湖》《藏歌》《西藏的色彩》。写完寄给了我的老师韩少华先生,抱着试试的心理,我没想到表面传统的韩少华老师对这组至少形式上离经叛道的散文大加赞赏,写信给我:“你的心灵发出了怎样的光!”把它们连续发表在了他主持的《散文世界》上。这是我最早的一组散文。后来写作停步多年,90年代末重新开始写作是从散文开始的。我还记得听完《阿姐鼓》后找到自己的感觉,在《阿姐鼓》的音乐中,我与七首歌对位,一口气写下七篇散文,题为《沉默的彼岸》。此后多年尽管我写了五部长篇小说,但从未放弃散文,我的散文数量完全可以和我的长篇小说等量齐观。

如果说小说是间接的艺术,那么散文就是直接的艺术,甚至比诗歌还要直接。在两者之间穿梭,在直接与间接之间建构,相互作用,相互纠正,让我获得双重的体认。如果说诚实也是一种能力,一种才华,甚至是更重要的才华,那么我想说,散文更是如此。这就是我想对散文说的话。

